



11

保 4
5983
10-2



門保4
號 5983
卷 10-2



西漢會要卷六

宋 徐 天 麟 撰

帝系六

公主王主

附雜錄

公主 高紀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

太上皇女

昭哀后

高帝姊初封宣夫人呂后七年尊曰昭哀后

高祖一女

西漢會要卷六

一

魯元公主

宣平侯張敖之孝惠時齊悼惠王尊為魯元太后

文帝二女

館陶長公主

竇后生女嫖文帝即位為館陶長公主師古曰年最長故謂長公主堂邑

侯陳午尚之見外戚傳

公主

周勃子勝之尚之見周勃傳

景帝三女

平陽公主

王皇后長女本陽信長公主也為平陽侯曹壽所尚故稱平陽公主曹壽有惡疾上迺詔衛青尚平陽公

主見衛青及霍去病傳

南宮公主

王皇后次女

隆慮公主

王皇后少女並見王皇后傳

武帝五女

鄂邑蓋長公主

昭帝姊燕刺王傳張晏曰食邑鄂是也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不取鄂邑主為妻當是信子頃侯充耳

夷安公主

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見東方朔傳

衛長公主

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長主衛太子姊也帝以妻樂大見郊祀志

諸邑公主

五行志征和二年巫蠱事與帝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下獄死

陽石公主

見上又武紀注云二公主皆衛皇后女

宣帝二女

館陶公主

華健仔女名施于定國子于永尚之

敬武公主

張臨尚臨死元帝令薛宣尚後王莽白太后賜藥死見宣傳

元帝三女

平都公主

傳昭儀女

平陽公主

衛使仔女見中山衛姬傳

潁邑公主

杜業尚

王主

成紀建始元年張晏曰王主王之女也師古曰王主則翁主也王自主婚故曰王主

公主雜錄

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宗正

百官表

主傳

東方朔傳昭平君醉殺主傳師古曰傅姆也

中府

東方朔傳館陶公主中府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孝惠二年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

公主邑尊公主為太后

紀本

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没入

官江充傳

衛青父鄭季以縣史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媪通生青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迺詔青尚平陽公主衛青霍去病傳

王吉曰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
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王吉傳

夏侯嬰曾孫頗尚平陽公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
故勝公子孫更為孫氏夏侯嬰傳

博成侯張建坐尚陽邑公主與婢姦主旁數醉罵主
免昭宣功臣表

和蕃公主

高帝罷平城歸是時冒頓單於兵彊控弦四十萬騎
數苦北邊上患之以問婁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
公主妻單於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

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於冒頓在固為子婿死
外孫為單於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
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合宗室及後宮
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遣長
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
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於使

敬往結和親約婁敬傳

孝惠三年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於本紀

匈奴老上單於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於
闕氏使宦者中行說傳翁主匈奴傳

孝景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本紀

孝武元封中烏孫昆莫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納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漢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昆莫以爲右夫人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尙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從其國俗岑陬遂妻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

主妻岑陬

西域傳

宣帝元康二年烏孫昆彌上書欲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合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疋上遣使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軍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迺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天子徵還少主

西域傳

先是烏孫昆彌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尙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

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召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蕭望之傳

甘露三年楚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時年且七十賜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

公主西域傳

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呼韓邪死株索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見匈奴傳

內職雜錄附

漢興因秦之稱號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
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婕妤嬪娥俗華充
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

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

婕妤視上卿比列侯

嬪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

俗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

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

八子視千石比中更

充依視千石比左更

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

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

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

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

五官視三百石

順常視二百石

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以上凡十四等

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並外戚傳

諸姬諸姬見高五王傳又文紀薄姬注如淳曰姬眾妾之摠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師古曰姬本周之姓貴於眾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多美姬

是也

長御

長御太子傳長御倚華趙皇后傳宮長李南漢官考云長御即宮長也

材人

翼奉傳未央建章甘泉材人名呂百數藝文志未央材人師古曰材人天子內官

待詔掖庭

元帝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應劭曰郡國獻女未御見須命於掖庭故曰待詔

中宮史

學事史

並趙皇后傳中宮史學事史曹宮

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

外戚傳

太子中人

李敢女為太子中人

皇孫妻稱夫人

史皇孫王夫人

皇孫妾無位號皆稱家人子

外戚傳

內職雜錄

元帝既重傅婕妤及馮婕妤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為王上尙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婕妤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傅昭儀傳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匡衡上疏曰臣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

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謹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
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
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眾子
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
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
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
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
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
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
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傳

孝成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
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
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缸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
之自後宮未焉有焉

趙后傳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
諫之士谷永對曰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
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
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
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

日食移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歟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閭之亂

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

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

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

谷永傳

其夏復令方正對策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尙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母擇好醜毋避嘗字母諭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爲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尉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

滋災異訖息

谷永傳

杜欽對策曰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

杜欽傳

哀帝召董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

椒風以配椒房云

董賢傳

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

外戚傳

出宮人

呂太后時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

呂后傳

孝文十二年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

本紀

後七年遺詔歸夫人以下及少使

本紀

孝景後三年遺詔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

本紀

元帝初即位年歲不登諫大夫貢禹奏言古者宮女不過九人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後世爭為奢侈轉益甚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

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
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蓄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
多怨女外多曠夫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
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
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天
子納善其忠本傳

成帝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本紀張晏曰宮人無

子乃守園陵也

哀帝卽位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本紀

平帝崩太后詔出媵妾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

本紀

西漢會要卷六

西漢會要卷七

宋 徐 天 麟 撰

禮一吉

禮

秦兼天下燔時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陳涉起匹夫毆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

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儒林序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召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召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絛葛野外如淳曰謂以茅剪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合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志與幟同傳曰趨殿下郎中俠

陞陞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

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

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

職記作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

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猶

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

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

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

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九年

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孝惠即位迺謂通曰先帝園

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師古曰又重為之也定宗廟儀

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叔孫通傳

文帝時賈誼以為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制度興

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迺草具其

儀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儀遂寢禮樂

志賈誼言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

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

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縫以偏諸美者繡繡是

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白衣阜綿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八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

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一威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

西漢書要卷七 四
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塞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夫禮者禁

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
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
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
也賈誼傳

武帝卽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會
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
策言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
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化則可善治而災
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時上方征討四夷不暇留意禮

文之事

禮樂志

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
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
朝其令禮官勸學講義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
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本紀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
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
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
修郊祀改正朔定厯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
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
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

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武帝贊

宣帝時琅邪王吉爲諫大夫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不納其言吉以病去至成帝

時樵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謠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筦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

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諄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絲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毆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諡及王莽爲宰衡欲耀眾庶遂興辟廱因以篡位海內畔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師于土中卽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迺營立明堂辟廱顯宗卽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廱威儀旣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尙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爲山未成一匱止吾止也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合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寢以不章

禮樂

志

司徒掾班彪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
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
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
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韋元成贊

西漢會要卷七

西漢會要卷八

宋 徐 天 麟 撰

禮二 吉禮

封禪

孝文十五年用新垣平言既郊見渭陽五帝於是使
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明年
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文
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郊祀志
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
下又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

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郊祀志

元狩元年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奇木博謀羣臣終軍對曰宜因昭時合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邱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終軍傳

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師古曰使者姓名也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

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伊上古之初肇自顛穹生民厯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聽邈者風聲紛輪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邛隆大行越成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愼所由

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龐洪
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
隆於繼保而宗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
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
號施尊名大漢之德羨涌原泉沕涌曼羨旁魄四塞
雲布霧散上暘九垓下沂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
協氣橫流武節焱逝邇陬游原廻闊泳末首惡鬱沒
闇昧昭晰昆蟲闔惺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
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觶共抵之獸
獲周餘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囿賓
於閒館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
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
爲符也以登介邱不亦慝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於
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諱諸夏樂貢
百蠻執贄德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液洽符瑞眾變
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
號以况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
發也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慝焉或謂且天
爲質闡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
梁甫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尙

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
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歎天
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
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
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
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
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
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
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
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

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
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
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唯雨
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
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般般之
獸樂我君圖白質黑章其儀可喜眈眈穆穆君子之
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
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
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
龍興德而升采色元耀炳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

西漢書卷八
四
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
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
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於與必慮衰安必思
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
此之謂也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
中嶽封於太山至梁甫禪肅然司馬相如傳

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言祠竈皆可致物致物
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
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
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

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

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
符應合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
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它縣償之常山王有罪舉
天子封其弟眞定以續先王祀以常山爲郡然後五
嶽皆在天子之郡郊祀志

元鼎四年上始巡幸郡縣寢尋於泰山矣其夏六月
上得寶鼎公孫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
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
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

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
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
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
上大說迺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
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
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
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
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
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
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
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
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迺斷斬非鬼
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
鬼與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
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
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
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迺上去
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頰龍頰拔墮墮黃帝之弓
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頰號故後世
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

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

郊祀志

帝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兒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以為封禪告成合祐於天地神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兒寬傳

元封元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迺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家何也或對曰黃帝以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

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
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適合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
數年至且行天子旣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
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
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旣已不能
辨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祠
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
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於是上黜偃霸而盡
罷諸儒弗用三月迺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
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

迺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
三百封密高爲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上因東
上泰山泰山草木未生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
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
者以萬數迺益發船合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
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
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
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
旣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
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四

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
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
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
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
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
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陞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
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
三脊爲神籍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
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
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

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封元年又曰古
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合
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旣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
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
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迺遂去
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迺
至甘泉周萬八十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
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後獨見填星出如瓜
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

云郊祀
志

又本紀云春正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獲駿鹿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崇嵩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合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况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壇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行所巡至

博奉高蛇邱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

十以上孤寡帛人二疋四縣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

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

石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

武紀下同

元封五年行南巡狩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二月禮高里

按封禪書云祠

上帝明堂母修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祠明堂

三年修封泰山禮石闕

自元封五年修封至是五年

天漢三年行幸泰山修封

太始四年行幸泰山修封禮石闕

征和四年上幸泰山修封禪石闕

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志郊祀

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本傳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藝文志上同

西漢會要卷八

西漢會要卷九

宋 徐 天 麟 撰

禮三 吉禮

親郊 雜錄附

孝文親郊二

幸雍始郊見五帝 十五年四月

郊祀五帝于渭陽 十六年四月

孝景親郊一

幸雍郊五時 中六年十月

孝武親郊十一

幸雍祠五時八元光二年十月元狩元年十月二月

元封二年十月四年十月

幸甘泉郊泰時三元封五年四月天漢元年正月後元元年正月

孝宣親郊六

幸雍祠五時一五鳳二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時五神爵元年正月五鳳元年正月甘露元年正月三年正月黃龍元年正月

元年正月

孝元親郊八

幸雍祠五時三初元五年三月永光四年三月建昭元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時五初元二年正月永光元年正月永光五年正月

建昭二年正月

孝成親郊九

幸雍祠五時四永始二年十一月元延元年三月三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時四永始四年正月元延二年正月四年正月

郊祀長安南北郊一建始二年正月南郊三月北郊

孝平親郊一

郊祀高祖以配天元始四年以上並本紀

雜錄

漢王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

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迺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孝文帝十四年以歲比登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民朕幾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

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地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五牢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

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
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
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
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
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
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
官頌以時致禮不往焉

武帝時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
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
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
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祀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
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
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
復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
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皋山山君用牛武
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半令祠官領之如其方
而祠泰一於忌泰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
鹿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
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

風符應合于天也

元鼎中上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明年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亳忌泰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其下四方地爲膾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

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
助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
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
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
火滿壇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
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
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
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時壇以明應令
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壹郊見
宣帝元康四年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

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以上並郊祀志

親祠后土雜錄附

孝武祠后土五

幸河東祠后土元封四年三月六年三月太初元年十二月二年三月天漢元年三月

月本紀下同

孝宣祠后土二

幸河東祠后土神爵元年三月五鳳三年三月

孝元祠后土三郊祀志云五奉后土之祠今紀之所書止存其三

幸河東祠后土初元四年三月永光五年三月建昭二年三月

孝成祠后土五

祀后土于長安北郊一建始二年三月

幸河東祠后土四永始四年三月元延二年三月四年三月綏和二年三月

武帝元鼎四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為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

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脰上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郊祀志

成帝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承始元年紀作三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

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

王莽言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墜之祠五徙焉詳見郊議

莽又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

兆曰泰畤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時奏可

並郊祀志

雜錄

元延二年三月將祭后土上迺率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嶽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揚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揚雄傳

西漢會要卷九

西漢會要卷十

宋 徐 天 麟 撰

禮四 吉禮

郊議

成帝初卽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之事莫
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
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
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
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
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祠后土反

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陝且
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
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
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殊未合於
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鄩成王郊於雒
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
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
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
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
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大壇祭天也瘞
薶於大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
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
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
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
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
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
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
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
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
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眾則合於天心故洪

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舍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六律詩曰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旣定衡言甘泉泰峙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尙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古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蒞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蒞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橐稽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時

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
儀制未及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
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
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
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
寶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
都官耐罪囚徒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
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
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
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
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
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
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
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臯山山君武夷夏后啟
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眾
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路黃帝
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
七十餘人皆歸家明年衡坐事免官爵眾庶多言不
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
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

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尙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
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
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救備
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前始納貢
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
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
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
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
祀營泰時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
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
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
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
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
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時汾
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
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後成
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
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
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
者壇場有常處祭禮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

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殿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不響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卽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喜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哀帝卽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後三年哀帝崩平帝元

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秦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秦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詐誅乃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丙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秦一之佐宜立秦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秦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秦時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大中

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祀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誼一也天墜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墜配一體之誼也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鹵栗元酒陶匏禮記曰天子藉田千畝以事天墜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祭瘞蕕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祭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墜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墜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

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
天墜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
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
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
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
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
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
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墜之祠五徙焉郊祀志

西漢會要卷十

西漢會要卷十一

宋 徐 天 麟 撰

禮五古禮

祖宗配侑

孝文十六年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

皇帝配郊祀志 王莽疏

孝武元鼎五年立泰一祠於甘泉亦以高祖配同上

元封四年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

對之服虔曰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劉敞曰 按王莽疏文帝已用高祖配矣何謂未乎

孝平元始四年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

上帝本紀

元始五年安漢公莽奏曰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郊志

總天神

高帝初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見而祭之常以歲時祠以牛郊志徐天麟按後漢志云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

孝武作泰一祠壇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郊志

元封三年夏旱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郊志

孝宣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瑯邪蚩尤於壽良郊志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已奏復長安南北郊又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

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諄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時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隆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

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隆祇稱皇隆后祇兆曰廣時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墜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墜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勾芒時及靄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時及月廟兩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

郊祀志

山川

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郊志

孝文十四年詔河湫漢水玉各加二同上

十五年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

本紀

孝武建元元年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本紀

元封元年上登封泰山用事八神八神者一曰天主

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

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

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園丘云三曰兵主

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

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萊山皆在齊

北竝渤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

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

方蓋歲之所始郊志

孝宣神爵元年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

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

水祈為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

太山於博中嶽秦室於嵩高南嶽瀾山於瀾西嶽華
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河於臨晉江於江都
淮於平氏濟於臨邑界中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
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又祠太室
山於卽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
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
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之罍山於腫成
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曰萊山祠月郊祀志

高禘

武帝年二十九迺得太子甚喜爲立禘使東方朔枚

皇作禘祝子傳

臘蜡

高祖十年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

彘郊祀志漢舊儀云十二月歲事臘以亥日祠皆太牢

孝武太初二年祠門戶比臘本紀師古曰冬至後臘祭百神

嚴延年母欲從延年臘本傳注云建丑之月爲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

籍田親蠶雜錄附

文帝二年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

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本紀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籍者帝王

典籍之常也臣贊曰籍謂蹈籍

文帝卽位賈誼說上曰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食貨志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本紀

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

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本紀

武帝制曰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董仲舒傳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鉅定本紀應劭曰應國縣也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己亥上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籍鉤盾官者近署故往試耕爲戲弄也臣瓚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弄田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爲昭帝年幼創有此名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並本紀

雜錄

大司農屬官有籍田令丞百官表

繭館

元后傳漢宮闕疏云上林苑有繭館蓋蠶繭之所也

成帝建始四年谷永對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事

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

功以章不鄉

讀曰嚮

宜齊戒避寢以深自責

五行志

社稷

附雜錄

高帝初起禱豐枌榆社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

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

郊祀志

漢二年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

本紀又郊祀志云令縣為公社

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

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

郊祀志

武帝立子闕為齊王策曰受茲青社立子旦為燕王

策曰受茲元社立子胥為廣陵王策曰受茲赤社褚

先生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

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

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

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

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

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

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

史記三王世家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言帝王建立社稷社者土也宗

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禮記曰維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太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合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也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郊祀志又按平官稷於官社之後是爲一處今更創置建於別所不相從也

雜錄

欒布爲燕相燕齊之國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傳

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睦宏傳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木也

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吏伐斷之其夜槐復立其故處五行志

明堂

文帝時賈山言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本傳

武帝建元元年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按綰臧綰臧自

殺諸所興為皆廢

以本紀及郊祀志修

趙綰王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寶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責上上

因廢明堂事

申公傳

元封元年登封泰山降坐明堂

本紀臣瓚曰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

則此所坐者也明年乃作明堂耳

元封二年作明堂于泰山下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做上欲治明堂奉高旁

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

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

上有樓從西南人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

明堂如郊禮畢祭堂下而上

以本紀及郊祀志修

太初元年行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

上帝於明堂後每修封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

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

郊祀志

天漢三年三月行幸泰山祀明堂因受計還本紀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帝於明堂以配

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本紀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宗祀孝文以配上帝二月王莽

奏立明堂本紀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

陽上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

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風七十二牖法七十

二兩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謂五

時帝太昊之屬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商曰陽館

周曰明堂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

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召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

帛增秩補吏各有差義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

靡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皆封為列侯

按功臣表平晏劉歆孔永孫建使治

明堂辟靡得萬國驩心侯各千戶

西漢會要卷十一

西漢會要卷十二

宋 徐天麟 撰

禮六禮

宗廟雜錄

太上皇廟三輔黃圖云在長安西北長安故城中香室街南鴻翔府北關輔記云在酒池北

孝元永光五年毀本紀建昭五年復下同

竟寧元年五月毀 孝成河平元年復世世奉

祠

高廟三輔黃圖高祖廟在長安西北故城中漢舊儀云高祖蓋地六頃三十畝四步祠內立九旗堂

下撞千石鐘十枚聲聞百里

孝惠尊高廟為太祖廟韋元成傳

孝景元年申屠嘉等奏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為

帝者太祖之廟天子宜世世獻制曰可本紀

孝惠廟三輔黃圖云惠帝廟在高廟後

元帝永光五年毀 竟寧元年三月復

五月毀本紀

孝文廟三輔黃圖云文帝廟在長安城南

四年作顧成廟本紀應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故曰顧成

孝景元年申屠嘉等奏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為

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本紀

孝景廟西京故事景帝廟號德陽

中四年三月起德陽宮本紀臣瓚曰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

元帝竟寧元年毀本紀

孝武廟文紀注武帝廟號龍淵三輔黃圖龍淵廟在茂陵東

元光三年起龍淵宮本紀

宣帝本始二年詔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天子世世

獻本紀

哀帝即位孔光與羣臣雜議孝武皇帝雖有功烈

親盡宜毀劉歆議曰孝宣皇帝既以為世宗之廟

建立萬世不宜毀上覽其議制曰歆議可韋元成傳

孝昭廟

文紀注云昭帝廟號徘徊

悼皇考廟

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

紀本

元帝永光五年定迭毀禮章元成奏皇考廟親未

盡不宜毀至平帝元始中王莽奏皇考廟本不當

立請毀勿修奏可

章元成傳

孝宣廟

文紀注云宣帝廟號樂游三輔黃圖云在杜陵西北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為中宗天子世世獻祭

紀本

孝元廟

文紀注云元帝廟號長壽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元廟為高宗天子世世獻祭

紀本

孝成廟

三輔黃圖云成帝廟號陽池

恭皇帝廟

哀帝建平二年立恭皇廟于京師

紀本

平帝即位隳廢恭皇廟

師丹傳

孝哀廟

孝平廟

京師自高祖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

立廟

章元成傳

孝景元年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宣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本紀宣帝初卽位卻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

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氏羌昆明甌駱兩越
東定歲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欵塞自
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
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
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符瑞
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
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
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
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
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

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

相食蓄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
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
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
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
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
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
舞天子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
四十有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
夏侯勝傳
哀帝已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郎中令冷褒黃門

郎段猶等復奏言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
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師丹議獨曰禮父爲士子
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
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
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
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合共皇長爲一國太
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
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
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
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
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田是浸不合上意
建平二年遂立共皇廟于京師平帝卽位王莽白太
后隳廢共皇廟諸造議冷褒段猶等皆徙合浦師丹傳

雜錄

奉常掌宗廟禮儀景帝更名太常百官表

惠帝卽位徙叔孫通爲奉常定宗廟議法叔孫通傳

高后時患臣下妄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

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以無繼

嗣又復擅議宗廟之命韋元成傳徐天麟按貢禹建
送毀之議乃在元帝刪除此

時令

人有盜高帝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謝曰法如是足矣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

張釋之傳

內史府居太上廟墼中門東出不便鼂錯迺穿門南出鑿廟墼垣丞相大怒為奏請誅錯景帝曰此非廟垣迺墼中垣不致於法

鼂錯傳

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召詣中尉自殺

元鼎二年任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

太初三年石德坐為太常廟牲瘦贖論

後元元年御史大夫商邱成坐為詹事侍祠孝文廟

醉歌堂下日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

二年魏不害坐為太常孝文廟風發瓦免

始元六年江德坐為太常廟廊夜飲失火免

以上百官表

甘露元年魏宏坐耐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削爵一

級恩澤侯表

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

宣紀

丙顯坐耐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奪爵一級恩澤侯表

韋宏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宏當為嗣故勅令自免宏懷謙不去官竟坐宗

廟事繫獄韋元成傳

宣帝時八月飲耐行祠孝昭廟先毆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邱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元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

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

霍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鼯可以此罪也霍光傳師古曰

羔菟鼯所以供祭也

韋元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

關內侯本傳

高廟僕射王莽傳上哀章持金匱至高廟以付僕射

原廟

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復道方築

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

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

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

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

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叔孫通傳徐天麟按漢舊儀云原廟

一歲十二祠間加一祠月游衣冠以廟餽食之日

元帝罷原廟年月未詳

建昭五年復原廟本紀

郡國廟

高祖十年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本紀

孝惠即位令郡諸侯王立高廟本紀

孝景即位詔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

廟本紀

孝武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在

遼東五行志

孝宣本始二年令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本紀

四年地震北海瑯邪壞祖宗廟上以宗廟墮素服避

正殿五日本紀

元帝初元二年地震於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

本飾本紀

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韋元成傳師古

日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

永光四年罷祖宗廟在郡國者本紀詳見廟儀

西漢會要卷十二

西漢會要卷十三

宋 徐 天 麟 撰

禮七 吉禮

廟議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

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邵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

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八達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

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禴也禴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諡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

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賞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遜而後卽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元成等奏曰祖宗之廟而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

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眾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明年元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享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

如禮 後修奏可後歲餘元成薨匡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於神明卽告於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

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卽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亡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

象於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共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及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祀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

西漢會要卷十三
六
帝之意迺敢不聽卽以今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尙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之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

迺
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惟郡國廟遂廢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

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令成帝崩哀帝卽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取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壇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

繼神

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

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佳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宣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

及漢興冒頓始疆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
 疆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
 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
 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
 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
 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
 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
 都尉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
 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車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
 粵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

朔方之郡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
 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
 酒泉長夜以鬲婁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
 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
 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
 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
 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
 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
 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
 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

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
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
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
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
位不同禮亦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
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
德則示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
曰中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

勸中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
德博天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
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
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
竊觀孝武皇帝功德旨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
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
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
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
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
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

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
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
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
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
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爲禮去事有殺故
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
曾高則月祀二禰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
德盛而郊屬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
孫居士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
殺也 八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

自云 廷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失
禮意 天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
相義子義益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
康元年丞相義奏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
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
以爲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
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
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
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
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

西漢書卷之三十三
二
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
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統乖謬本義
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
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
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
爲縣奏可韋元成傳

元帝時韋元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平當上
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
間治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
受上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忘政令清矣

然曰不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
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
者焉元成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
先克明峻德以見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
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
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
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
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
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
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

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威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上納其言下詔

復太上皇寢廟園

平當傳

西

卷十三

番禺王國瑞校

黎永椿校

